

孜孜不倦育桃李

——漆器藝術家沈福文教授

楊富明

熟悉沈老的人，都知道他不僅是一位工藝美術教育家，而且還是一位理論聯繫實際的漆器藝術的實踐家。早在三十年代，他處在一個貧窮落後的舊中國，眼看到工業衰敗，社會動盪不安，在這個時候沈老立下了“振興中華”的意願。他在北平大學藝術學院油畫系畢業後，1933年在北平私立藝專任教，1935年東渡日本，進入東京松田漆藝研究所，研究漆藝技術，1937年畢業回國，任湖南瀘陵國立藝專教授，1939年來四川成都和龐薰琴、李有行、雷圭元等創辦了作坊式的中華工藝美術社，這是我們工藝美術教育事業的初創階段。沈老也是四川省立藝專籌建者之一，是漆器專業的創始人，漆畫藝術的開拓者，這個專業的特點，不僅要求學生能設計，更重要的是要求學生較熟練的掌握漆器工藝的整個操作全過程。所以當時有人稱漆器專業為“作坊式的專業”。沈老常說：“只搞設計，不會製作，等於紙上談兵”。在當時他教導出來的學生沒有一個不是能設計能製作的能工巧手。可惜的是這些人在舊社會裏無法發揮其專長，誠可嘆矣！這雖是將近半個世紀前的往事，但是這位年近78高齡的老人，尚不息不止的沿着理論聯繫實際的道路，孜孜不倦地培育桃李。

在40年代，沈老對民族文化的開拓與發展，極為重視，他常說：“民族文化代表着我們中華民族的面貌，是我們的驕傲。”所以到敦煌，學習研究敦煌藝術，並運用敦煌圖案創作了一百多件漆器工藝品，先後在成都、南京、上海、蘭州等城市展出，獲得極高聲譽，在國內外均有深遠影響，更可貴的是運用髹漆技術以漆器工藝品的形式，宣揚敦煌莫高窟藝術，這是過去沒有的，是創舉，是發揚民族文化的新貢獻。

在50年代，沈老擔任四川美術學院工藝系主任，也擔任了教學工作，他對工藝美術系的辦學方向，始終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觀點，在他的努力下，依靠了黨，終於在工藝系辦起了漆器、染織、陶瓷等實習工廠，不僅為教學、科研、創作創造了良好條件，就在實習工廠裏還為成都、重慶兩地漆器工藝美術廠培養了60



沈福文（左）同李可染（右）在一起

餘名技術骨幹力量。由於沈老堅持了實踐第一，理論聯繫實際的觀點，多年來精心切磋琢磨、苦心經營的髹漆工藝，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五十、六十年代得到了重大發展，出了作品出了人才。他教導出來的學生中，就有三人先後在世界青年聯歡節造型藝術競賽中獲得了二等獎和三等獎，還有副教授、講師、副總工藝師、工藝師、研究所所長等，遍及各地，擔負起工藝美術戰線上的重任，目前培養的新苗正在不斷地健康成長。

沈老在解放以來的重要工藝美術作品和出國的工藝美術作品展覽中，他的作品在國內外都受到了很高的評價，特別是《金魚盤》、《晨曦浴海》、《松鶴太陽》早已馳名中外，這些精湛的技術，都是他平時對工作的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精益求精的態度分不開的。他很愛護別人的作品，他說：“作品是心血澆灌出來的，好比身上的一塊肉，不可隨意毀傷。”對待中國歷代的髹漆工藝的演變和發展也很重視，他說：“不研究不了解中國歷代的髹漆工藝，怎麼能夠去繼承和發揚民族文化藝術傳統，獨特的民族風格和特有的形式也不可能產生。”。1941—1962年他參與了文化部組織的高等藝術院校教材編寫的工作，編寫了《中國髹漆工藝美術簡史》已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最近又編寫了《漆器工藝技法摘要》由輕工部工業出版社出版，這些都是對學生進行系統學習專門技術知識的好教材。

沈老精到的漆器藝術，是他的藝術修養和他精湛的髹漆技藝的高度結合。是把日本的髹漆技術，同中國民族民間的髹漆技術溝通相融，再進一步發展與創造，形成自己獨具的風格，這種風格，既不像宮庭藝術那樣雍容華貴，更不是掩蓋漆器質材的美去矯揉造作。所以他的作品給我們感覺是：渾厚樸實，深沉濃郁，光亮潤澤。

沈老，早年追求進步，1930年參加進步的木刻組織“一八”藝社，也組織過平津木刻研究會，解放後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於他對黨對人民對教育事業的忠誠，所以黨和人民給他榮譽，在50年代訪問蘇聯，60年代訪問越南，又選為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四川美協副主席、四川工藝美術學會副理事長、省政協委員、省人民代表、四川美院院長、名譽院長、顧問等職。沈老將已年近八旬，但他精力充沛，朝氣勃勃。他說：“我在生之年，還要為四化，為工藝美術事業竭盡棉力，直到鞠躬盡瘁……”。



金魚盤（局部）

沈福文